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辘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陈月瑶苑用形貌缘理

I 中…瑶 II 邴…瑶 III 邴古典小说 IV 邴邴邴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邴 第 邴邴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苑苑伊苑苑自瑶员最

字数：源远千字

印张：圆缘缘印张

版次：员愿年 苑月第 员版

员愿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原册

书号：陈月瑶苑用形貌缘理 圆园

定价：苑圆园元

摇摇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二十六回摇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愿猿
- 第二十七回摇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愿园
- 第二十八回摇 还玉佩憨书生受赚 愿苑
- 第二十九回摇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愿猿
- 第三十回摇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愿猿
- 第三十一回摇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愿园
- 第三十二回摇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愿苑
- 第三十三回摇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愿猿
- 第三十四回摇 汾神庙春风生麈尾 愿愿
- 第三十五回摇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愿猿
- 第三十六回摇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愿怨
- 第三十七回摇 廷推岳荐诏予清衔 愿猿

- 第三十八回 摇 莽砢无灵星沉婺女 愿愿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 第三十九回 摇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怨园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 第 四 十 回 摇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怨远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 第四十一回 摇 焦桐室枯吟絮别恨 怨园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 第四十二回 摇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怨愿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 第四十三回 摇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怨园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 第四十四回 摇 一刹火光秽除蟬蛻 怨怨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 第四十五回 摇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怨源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 第四十六回 摇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怨愿
 复得郡欧节度策勋
- 第四十七回 摇 李谿如匹马捉狗头 怨源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 第四十八回 摇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怨家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 第四十九回 摇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怨家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 第 五 十 回 摇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怨园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 第五十一回 摇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怨愿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怨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生春

摇摇话说二十六日，系明经略冬阅之期。先期，荷生吩咐搭个彩棚，挂上珠帘，携采秋赴教场，看了一日。是晚，荷生回营办事去了。采秋自归愉园。

摇摇此时夜漏初长，采秋拥篝独坐，忽想起庚子山《华林园马射》的赋来，默诵一遍，却忘了数句。教红豆检出，看了一眼，也就撂开。和衣上床躺去，合着眼，只睡不着，便想摹仿做个《并门孟冬大阅》的赋，想了一会，就有了开首序语一段，因坐起来，唤香雪印一银合香篆，慢慢的熬起。恰好红豆泡上一碗龙井茶，顿觉助兴。教红豆端了笔砚，随便取一张素纸，就在灯下作了一序一赋，约有一千余字。差不多两下钟，才收拾去睡。

摇摇次日妆罢，觉得晨熹黯淡，移步帘外，见云光匝匝，雪意溟蒙。因进来闭着风门，向北窗坐下，取出赋稿，修饰一过。适有荷生习楷的白折堆在案头，随手取一本，却已套有印格，便磨墨蘸笔，作起楷来。红豆在旁伺候，频频递着茶汤，拨着炉火。不一会，早誊完了。喜是没错一字，含笑向着红豆道：“我倘变个男子，去做这些应制功夫，就也不准荷生旁若无人了。”

摇摇正在得意，只见香雪上来回道：“欧老爷、梅老爷来找爷，看门的告诉他爷没有来，他却进来，在客厅坐着。娘还见他不见？”采秋道：“你请他船房坐吧。”

摇摇一会，采秋出见。原来两人是为着他会榜的座师是个古文家，明年七十寿诞，要求荷生替他做一篇散行寿序。采秋道：“荷生这两天怕不得空，我替你荐一个好手笔吧。”小岑道：“是谁？”采秋道：“痴珠不好么？”剑秋道：“算了，我就是从他那里来。他说是奇特的人墓志家传，他才肯下笔，似此应酬文字，他自己要用，也须倩人。你还荐他么？”采秋笑道：“他现办的席面，不通是应酬笔墨么？”小岑道：“他那里肯办一个字？通是那两个帮手胡弄局。”采秋道：“痴珠这种孤癖，真也不对。读书做人都到那高不可攀的地位，除了我们，怕就没人赏识他了。”剑秋笑道：“我们还配？他说一家骨肉，四海宾朋，都不是他真知己；只秋痕，说他‘不是此刻世界上的人’，是他真知己。”采秋道：“这也真话。五石之瓠，大而无当；拳曲支离之

“涉江花影蘸双双，水部诗心艳绮窗。

他日春风蓉镜下，戕戕得意理归舫。

年来客鬓渐成丝，走马胭脂异昔时。

尽有惊鸿与平视，感甄未敢赋陈思。”

说道：“押思字好得很。”荷生道：“痴珠才大如海，他稿里次韵之作，还有洋洋大篇三叠四叠的。”痴珠道：“我送给你八本诗稿，你通看过么？”荷生道：“我瞧是瞧了一遍，下笔的才有一半。大约就中可存的什有六七，我慢慢替你去取吧。”痴珠道：“好极！你和采秋通要给我一篇序。”采秋道：“我也配替人作序？”

摇摇这里紫沧正念第七首的诗是：

澄波莲叶自田田，绝好清娱侍马迁。

灵气只今巾幗萃，相如才调女婵娟。

荷生道：“女相如今日竟有一篇《羽猎赋》，采秋，你取给他瞧吧。”采秋道：“我是个邯郸学步，算不了什么。”

摇摇此时窗外沙沙的响，早一阵阵撒起玉屑来。紫沧念完第八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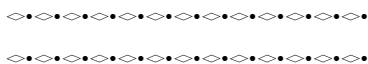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朔雪初晴鸟语来，文园病起且勾留。

秦云塞草燕支月，落落青衫已十秋。

笑道：“才说雪晴，天却又下了。”也就过来，和痴珠同看这本白折写的赋。见书法珠圆玉润之中，另有一种飘飘欲仙丰致，早赞不绝口。痴珠念道：

摇摇摇摇“古者司马之职，中冬大阅而狩田；雉鸣之官，十月顺时而讲武。白旗秋载，驾月令之七驂；黄竹寒吟，乘风驰之八骏。狩歌甫草，弓矢斯张；猎校上林，鞞鞞有爽。莫不武节森逝，协气旁流；期门清尘，野庐扫路。封圻所掌，著为令典已。我国家之命将也，诗咏《出车》，礼隆推毂。国士之坛既拜，将军之阊遂开。君子有谷，元老壮猷。功炳于三沮之师，化穆乎七旬之格。岂特桓桓夫子，赳赳武夫，学万人之敌，作万里之城云尔哉！

摇摇经略以椒房懿戚，珂里世臣，督师河上，驻节并州。功德享乎燕诒，勋名图于麟炳。接云中之雉尾，踵车后之鹰扬。寇准借以抚循，韩琦坐而静镇。抒筹边之伟略，宣专阃之灵威。漕转关中，萧何裕本根之计；寇穷淮上，王景足控驭之谋。然犹谦德自诩，公忠田懋；吐哺握发，延览英雄；鞠旅陈师，日闲輿卫。所



行；铜山合徒，锦市俱倾。壮表里河山之色，慰就瞻云日之情。石楼霞烂，绣壤风清。

摇摇惟顺时而布政，乃乐备而礼成。眷回车而言迈，祝景福之时呈。”

摇摇紫沧说道：“研《都》炼《京》，锦心绣口。”痴珠道：“斑婕妤歌扇，鲍令晖赋茗，对此麟麟炳炳之文，能无愧色？”采秋道：“你们总是说好。其实算是我作的，自然不好也好。倘说是你们孝廉，茂材做的，就也平常了。”痴珠忽然半晌不语，却高吟杜诗《冬狩行》道：

摇摇摇摇“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旌旗红。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

竟洒涕冒雪走了。

摇摇荷生晓得痴珠别有感触，送出大门回来，叹道：“古之伤心人！”因也吟杜诗道：“玉觞淡无味，胡羯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采秋接着道：“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就留紫沧小饮，到二更天，值雪少止，坐车而去。

摇摇荷生送了紫沧，倚在水榭西廊栏杆上，领略一番雪景。真个琼装世界，玉琢楼台。因触起痴珠稿中的诗句，吟道：

“飞来别岛住吟身，玉宇琼楼证净因。
如此溪山如此雪，天公端不负诗人。”

摇摇正欲回步，蓦见采秋到了跟前，说道：“怎的半天不进去，却站在雪地里吟诗？”荷生从雪光中瞧采秋披件大红哆罗呢的斗篷，越显得玉骨珊珊，便携着手道：“你看这水榭，不就是海上的瑶岛么？我真欲终老是乡，不必别求白云乡矣。”采秋道：“你喝了酒，这一阵阵的朔风扑面吹来，寒冷异常，进去吧。”

摇摇此时红豆提一盏荷叶灯也来了，就引着两人慢慢步上楼来。香雪向铜炉内添些兽炭。荷生高兴，教红豆掬了一铜盆的雪，取个磁瓶，和采秋向炉上亲烹起茶来。采秋吟道：

“羊羔锦帐应粗俗，自掬冰泉煮石茶。”

荷生笑道：“你还不如党家姬哩。”采秋道：“怎说呢？”荷生道：“他买得，你买不得。”采秋默然，停了一停，泪眼盈盈说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么？”荷生道：

摇摇荷生叹一口气道：“你说的都是，我能说你半句的不是么？只是天寒岁暮，教我把这别绪离情作何消遣呢？”采秋听了，扑簌簌吊下泪来。荷生眼皮一红，忍着泪说道：“人生离合悲欢，是一定之理。我也不学痴珠，作那儿女嚟嚟、楚囚相对的光景。事已至此，只得给你走吧。”

摇摇说着便站起身，喝了茶，开着风门，向楼外望着园中一片雪光，觉得冷森森的，因复归坐，说道：“我这会有了几句诗，我念着，你写，好么？”采秋点一点头，移步到长案边，教红豆磨墨，自行检张笺纸，向方椅坐下，蘸饱笔等着。只听荷生吟道：

“压线年年事已非，泪痕零落旧征衣。
如何窈窕如花女，也学来鸿去燕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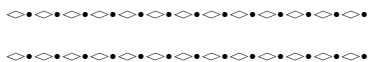
荷生一面吟，采秋一面写，到了末句，便停着笔，接连流下几点泪来。荷生又吟道：

“相见时难别亦难，绸缪絮语到更残。
脂香粉合分明在，检作归装不忍看。”

荷生吟这一首，声音就低了好些。采秋刚才抹干了眼泪，提起笔来写了一句，却又滚出泪来，便站起身来，咽着声说道：“我不能写了，你自己写去吧！”荷生只得接过笔来写下去。第三、四首是：

箜篌一曲谱新填，便是相逢已隔年。
珍重几行临别泪，莫教轻洒雪中天。
锤情深处转成痴，不欲人生有别时。
偏是阳关随地遇，声声风笛向依吹。

采秋瞧了这两首，竟忍不住呜呜咽咽的哭了。荷生也落下泪来。红豆在旁，赶着拧手巾给两人拭了脸，又递上茶。半晌，采秋噙着泪说道：“我先教我妈走，我挨过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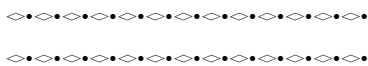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生日再走吧。”荷生不语。这会天渐开了，风亦稍停，两人也非复先前凄楚了。后来采秋迟走二十日。那《大阅赋》竟为明经略赏识，此是后话。正是：

幼妇清才，一时无两。

屈指归期，春三月上。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摇摇痴珠便教两个丫鬟收拾，端出南屋，方来安慰秋痕。秋痕哭道：“我劝你狠着心丢了我，你不肯听，给这一起没良心的恁般轻慢！”痴珠一笑，末了说道：“如今我和你聚一天，便是乐一天，你体贴我这意思吧。”秋痕止住哭，痴珠倒伤心起来。秋



痕十分愤懑，十分感激，就十分的密爱幽欢。

摇摇正是：

摇摇摇摇白飞雪絮，红闪风灯；香炷乍温，茶筌微沸。羁壁马于此乡，合金虫以为爱。春凭捣杵，弓任射沙。冰雾之怨何穷？秦丝之弹未已。莲花出水，声谐莲子之心；梅影横窗，闷入梅花之梦。

摇摇只情分愈笃，风波愈多。第二日雪霁，痴珠去后，牛氏便进来，拿个竹篮，背着手，冷冷的笑道：“我们伺候不周，叫姑娘掀了酒菜！”就扬开手，打将下来。秋痕哭道：“你们一个月得了人家几多银钱？端出那种饭菜，教我脸上怎的过得去？”牛氏起先不过给狗头父子怂恿进来，展个威风，被秋痕冲撞了这些言语，倒惹起真气来，唤进李裁缝，将秋痕皮袄剥下，乱打乱骂。秋痕到此，只是咬牙，也不叫，也不哭。倒是跛脚过意不去，死命抱着竹篮，哀哀的哭。牛氏见秋痕倔强，跛脚纠缠，愈觉生气，丢了竹篮，将手向秋痕身上乱拧，大嚷大闹，总要秋痕求饶才肯放手。无奈秋痕硬不开口。跛脚哭声愈高，牛氏嚷声愈大，打杂们探头探脑，又不敢进去。

摇摇正在难解难分之际，陡然有人打门进来，却是李家左右邻：一个卖酒的，这人绰号唤作酒鬼，性情懒惰，只晓得喝酒，开个小酒店，人家赊欠的也懒去讨，倒把点子家私都赔在酒缸里；一个开生肉铺的，这人绰号唤做戇太岁，性情爽直，最好管人家闲事，横冲直荡，全没遮拦。当下跑入李家，戇太岁嚷道：“你们是个教坊人家，理当安静。怎的今日大吵，明日大嚷？闹出事来，不带累街坊么？”便奔入北屋，将牛氏扯开。酒鬼也跟着，责备了李裁缝一顿。

摇摇牛氏见是左右邻，也不敢撒泼，只说道：“人家管教儿女，犯不着惊动高邻。”戇太岁嚷道：“你家十四夜闹的事，对得人么？弄出人命，我们还要陪你见官哩！”牛氏、李裁缝那里还敢答应。倒是酒鬼拉着牛氏，到了客厅，戇太岁、李裁缝也都出来。大家坐下，酒鬼将好言劝解牛氏一番。戇太岁还是气忿忿的带骂带说。李裁缝陪了许多小心，叫打杂递上茶来，两人喝了。戇太岁向着牛氏道：“不准再闹！”方才散去。

摇摇可怜秋痕下床还没三天，又受此一顿屈打！牛氏下半天气平了，便怕秋痕寻死，又进来诉说了多少话，秋痕只是不理；晚夕，逼着秋痕喝点稀饭，背后吩咐跛脚看守，就也自去吃烟了。

摇摇秋痕这一日，愤气填胸，一点泪也没有，和衣躺到三更后，一灯如豆，炉火不温，好像窗外梅树下窸窣有声，又像人叹气，想道：“敢莫鬼来叩我上吊么？”因坐

起来，将裤带解下，向床楣上瞧一瞧，下床剔亮灯，将卷窗展开，望着梅花，默祝一番；正跪床沿，悬下裤带，突然背后有人拦腰抱住，哭道：“娘就舍得大家，怎的舍得韦老爷哩？”秋痕此刻虽不怕什么，却也一跳，回头见是跛脚。跛脚接着道：“你死了，还怕韦老爷要受妈的气哩！”秋痕给跛脚提醒这一句，柔肠百转，方觉一股刺骨的悲酸，非常沉痛，整整和跛脚对哭到天亮。这会周身才晓得疼。打算痴珠今天必来，怕他见着难受，谆嘱跛脚不要漏泄。安息一会，支撑下床。

摇摇挨至午后，痴珠来了，照常迎入。痴珠见秋痕面似梨花，朱唇浅淡，一双娇眼肿得如樱桃一般，便沉吟半晌，才说道：“你又受气？”秋痕忍不住，眼泪直流下来，说道：“没有！”便拉着痴珠的手，坐在一凳，勉强含笑道：“你昨晚不来，我心上不知道怎样难过，故此又哭得肿了。”痴珠不信，秋痕便邀痴珠步入北院，玩赏残雪新梅，就说道：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痴珠接着道：

“东流江水西飞燕，可惜春光不再见。”

秋痕怔怔的说道：“怎的？”痴珠不答。到得夜里上床，痴珠瞧着秋痕身上许多伤痕，骇愕之至，亦愤痛之至。秋痕倒再三宽慰，总劝他以后不要常来。

摇摇次日就是三十，留痴珠叙了一日一夜。初一早，秋痕折下数枝半开梅花，递给痴珠道：“给你十日消遣吧！”两下硬着心肠，分手而去。

摇摇痴珠回寓，将梅花供在书案，默然相对。初二靠晚，游鹤仙便衣探访，痴珠才到秋华堂来，坐至二更天走了。痴珠因约他明午便饭。初三混了一日。初四午后，访了鹤仙，三更多天回来，穆升回说：“留太老爷亲自过来，请爷初七日公馆过冬。”

摇摇看官：你道这一局为何而设呢？原来子善公馆是那卖酒卖肉的主顾，跟班奶妈们都认得这两人。一日，谈起李裁缝，麝太岁便将二十八日的事，告诉了子善跟班。因此子善前往探访，见秋痕玉容憔悴，云鬓蓬飞，说不出那一种可怜的模样，就十分难过，和秋痕约下这局。痴珠不知。

摇摇到了下钟，催请来了，痴珠问：“有何客？”跟班回道：“通没别客，听说刘姑娘也来。”痴珠道：“那个刘姑娘？”跟班笑道：“不就是菜市街李家姑娘么？”痴珠听了，便说道：“我即刻就到。”接着吩咐套车。

摇摇恰好痴珠下车，秋痕正和晏太太、留太太请安下来，就坐痴珠身下。子秀笑道：